

明代肃镇军政杂考

——以《肃镇华夷志》为主

高启安 邵惠莉

(敦煌研究院, 甘肃 兰州 730030)

[摘要]明朝政府将蒙元势力逐出河西之后,为防止蒙元残存势力对西部边疆的骚扰,设立关西七卫以为屏障。但因蒙古势力的不断崛起,七卫的屏护功能渐衰,作为边防重镇的肃州地位突显。文章根据文献材料对肃镇边政各项事务加以考订,略述有明一代明朝西疆的防务。

[关键词]肃镇;军备防御;《肃镇华夷志》

[中图分类号]G248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01-0020-04

明政府将蒙元势力逐出河西走廊以后,却短视地弃敦煌而以嘉峪关为界,居关自守,遂使肃州成为防备蒙元势力的最西边防。明初,在肃州以西分设哈密、安定、曲先、阿端、沙州、罕东、赤斤七卫屏蔽西疆,但自诸卫相继被蒙古大酋亦不剌、阿尔秃斯残破,吐鲁番崛起日渐进逼后,诸卫部众相继内迁,肃州防线遂暴露于外。

“先时,太宗置哈密、沙州、赤斤、罕东四卫于嘉峪关外,屏蔽西垂。至是,沙州先废,而诸卫亦渐不能自立,肃州遂多事。”因此,肃州的军事、政治、边贸、外交等地位,愈益显得重要。“终明之世,边防甚重,东起鸭绿,西抵嘉峪,绵亘万里,分地守御。”“河西孤悬境外,肃镇尤为极边。极威固圉,军伍最急。”“河西保障之喉襟”,为明政府九个边镇中地位最重要、战事最频繁、防守任务最复杂的边镇前沿。

明初,虽然明的势力以肃州为界,但关西诸卫的设置和对少数民族有效的羁縻政策,西域、残元势力和明政府的关系相对平和,西疆也相对安宁。自套部蒙古发生内讧,亦不剌等流窜河西走廊以及青海将诸卫残破殆尽,终明一代,肃州一线殆无宁日。

于是,肃州政权之建、军防之备、守具之设,无不具边镇特点。

洪武五年,宋国公冯胜攻下河西,将残元势力驱入大漠。“二十八年,开设肃州卫指挥使司,领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五所。永乐三年,裁革威武卫,归并本卫,为中右、中中二所,共七千户,所隶陕西行都司。”

关于肃州卫设置的时间,文献所载不同。据许论《甘肃边论略》记载:“洪武五年,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,

设肃州卫于酒泉,设西宁卫于湟中……”《肃州新志》则说“二十四年则设甘肃卫”。

明洪武五年冯胜攻下河西后,置肃州。直到洪武二十七年,设立卫所,始称“肃州卫”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记载:“肃州卫,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置卫。”这是卫所改制后的新建制。根据《肃镇华夷志》,隶陕西行都司。

肃州卫“内设兵备道一员,参将一员,屯监通判二员,吏典二员,经历一员,司典一名,教官一员,吏典一名,仓大副使各一员,草场大使一员,典吏三名,中军官二员,千总官二员,把总官四员,本卫掌印官一员,吏典九名,管屯官一员,局捕官一员,五所千户五员,吏五名,镇抚官一员,吏一名,营卫马步官军二千二百六十八名,马骡一千三百八十三匹头。署酒泉驿所官一员,甲军一百七名,走递马骡牛一百二头只”。其中“屯监”、“仓大使”、“草场大使”、“管屯官”、“驿所官”等,都是具有边疆前沿特点的机构建制官员。

卫所分屯设兵,建立军堡,控扼要害。《明实录》记载西部设堡用兵之策:“兵贵合而能分。若合兵于一处,则贼来或东或西,我军疲于奔命。宜分兵四处,各命将臣分领守御……俾其各守地方,训练士卒。贼至则各自拒御,去勿穷追;如贼大举入寇,则互相应援,并力截杀。如此,则内外有备,将士齐羽,军无奔走之劳,民省转输之苦。”各军堡之间距离适中,烽火可达,兵力互援,筑成一条牢固抗敌防线。肃州兵备道辖肃州卫、镇夷守御千户所18城堡。卫所是军政合一的军事行政机构。诸堡为军事机构,仅设守备官或防守官一员,领军丁数人。守备官为镇守地方的武官,而防守官职权更小于守备官。从《肃镇华夷志·总图》观之,设守备官者,

下另设把总官一名,所领军丁人数超过 220 人。防守官所领军丁人数 10~220 人。城堡为基层军事机构,屯操、城守、运粮、番易是卫所兵的基本职责。

各堡的军丁称谓有“军丁”、“操军”、“甲军”、“马步兵”之别。操军,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的解释是与屯军相对应的称谓,也即军丁。甲军,从《肃镇华夷志》和《甘镇志》记载看,甲军均设在驿传和递运所。《肃镇华夷志·驿传》记载,肃镇设驿,驿下设递运所,所领铺。驿所设甲军,配备牛骡等交通工具,负责迎送官员往来和文书传达。铺设司兵,在驿递铺专司传递公文。甲军和司兵的作用应是保卫驿传铺和递运。

从《肃镇华夷志》反映的情况来看,明代早期,兵丁满额,粮草充足,边防运转正常,能有效地防备来自各方的侵扰。但到了后期,官场腐败,兵不满额,粮草不济,马政遭到破坏,边防功能大大减低,在和吐鲁番的数次交手当中,明显处于劣势,只能被动防守,险象环生。境内人口稀少,致使可应征入员的人丁不足。自明关闭嘉峪关后,关外瓜、沙二州居民尽迁关内甘、肃二州,即使这样,肃州人口也仅万余,至明万历时,户 5352,口 7986,每户人均仅 1.47 人。明代计口授田,按人纳税,不排除隐瞒漏报情况,但境内人口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,人口的不足给生产、边防带来沉重压力。明前期,肃州卫原额兵 9788 名,实际情况是肃州卫同下属七个城堡的见在兵数是 4119 名,不足原额的一半。在实战中,被动防守应暇不及。瞭哨出兵,追击犯边敌寇已不单纯是军丁职责,住地居民亦“沿门出人,轮流瞭望”,肩负起保家卫边之责。

从肃州和镇夷所设置“驿”和“递运所”早期额设齐全看,在像肃州这样的边镇,驿站、递运所的业务十分繁忙,地位重要,在边疆经营和防守、中西交通中,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《肃镇华夷志》专设“驿传”目:“肃州卫,领驿递各二,设掌印百户各一员。先年原设每驿军骡各一百,万历十一年通裁止五十、三十五。”即酒泉驿、酒泉递运所,临水驿、临水递运所。境内从肃州城到镇夷有镇远、柳树头墩、柳树二墩、临水、黄泥、碱滩、新安七个“铺”。各有数目不等的军丁和相应的骑座。“铺”即“急递铺”,这是自宋代即有的邮传机构。从《肃镇华夷志》可知,每隔 15 里即设一铺,建制完善。但到万历时期,铺的人员减半、军骡被革除。比如酒泉城中的“镇远铺”,原设兵丁 11 名,万历二十七年将 2 名发往“步操司”,到万历三十一年,则裁 6 名,只剩 2 名。反映了此时边防日坏,邮传机构逐渐废弛、人员和骑乘工具逐渐减少的状况。

肃州防务状况由此可见一斑。

镇夷所,则设 4 个驿:镇远驿、深沟驿、盐池驿、河清驿,3 个递运所:深沟递运所、盐池递运所、河清递运所,10 个急递铺:镇远铺、深沟铺、双泉铺、盐池铺、河西铺、宁远铺、红寺铺、河清铺、双井铺、苦水铺等。与肃州境内的急递铺不同的是,铺与铺间的距离不再整齐划一,而是 10 里到 20 里不等。这说明近城人烟稠密之处,按一定距离设置急递铺;而在人烟稀少地区,也根据居民点因地制宜设置急递铺。

据《肃镇华夷志》记载,嘉靖年间,在肃州城内设有“夷厂”。“夷厂,东关厢西北。嘉靖二十五年,参将刘勋督建,内有官厅、夷馆、门楼,规制甚备。嘉靖三十四年,副使陈其学见诸夷野外磨面不便,又于厂内安置碾磨十余盘,以便诸夷粒食。”^⑩

这是肃州作为明政府西部边疆最有特色的机构设置。明代虽然以嘉峪关划界自守,但却没有断绝和西域诸国、关西各卫的关系。虽然曾经因吐鲁番攻破哈密而数次闭关绝贡,但民间的贸易往来从来就没有断绝过。早在正德元年(1506),肃州兵备道副使李端澄就在嘉峪关建立“夷厂”,^⑪用于集中管理来华使节和商人。到了嘉靖时期,滞留在酒泉城内的西域贸易商人、东迁各卫众以及人质等,达到了相当的数量。

从中看,夷厂不仅用于各少数民族的安置,甚至为他们配置粮食加工工具。各国使节到达肃州后,还要在夷厂将其文书翻译好后呈送明政府。

绝大多数东迁部族是在州城周围设堡安置,“耕牧为主,间充行伍”。“威虏城,即威虏卫也。先年民叛,而遗众附。肃州城北一百二十里,西番总牙族类在此行牧,今废。”“金塔寺堡,先年属威虏,汉人居住,有房舍、遗址、碾磨之类,后因威虏归并肃州,因以安插西番日羔刺等。”^⑫东归民族渐次融入主流社会,成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。这些民族“欲西之心虽未萌动,而永怀之图尚难保终”。^⑬肃镇当局对他们防备有加,事实证明防备是非常必要的。如安插在金塔寺、白城山一带的熟达族,掳掠周边,为害一方,地方官划地安置,置买农具,计口给粮,不许他们借放牧而四处游走。其头领阳奉阴违,私建角墩,藏匿同族,劫掠军民,试探性向近城处游牧,而借人口渐多向当局要求草场住牧之地,迫使当局就范,遂渐移入内地。这与当初在州城外围划地安置的初衷相违。而且他们公然称自己是西番的耳目,在被调随军出征犯境西番时,出兵不出力,私下送水送食,通风报信。肃镇当局在对待归属各族时也视情况不同而区别对待,对恃强任恶、危害极大部族加大打击,

将首领或子弟羁留夷厂以为人质，遇外敌侵扰的非常时期，则控制夷厂羁留人员，以绝内外通风之患。

堡寨为民堡，是基层居民组织。肃州卫有47个，镇夷所22个。堡寨分布在肃州城、镇夷所周围。水草丰美，适宜耕牧居人堡寨多作民堡；生存无人居住的交通要道，拒虏重地，多兼有军堡驿所之职。

明政府关闭嘉峪关后，肃州三面受敌。其北，有套部蒙古不时侵扰；其西，有崛起的东察合台汗族所建立的吐鲁番的威胁；其西南，有残破的关西数卫部众东迁的压力和游牧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的骚扰；只有东部和张掖相连。被梁份形容为“四郡去河东，肃州独远，三面受敌；通呼吸于一线者，独肃为危”。^⑭战争威胁一直没有中断，边防成为当务之急，肃镇凭雄关借长城控广袤之地力保西北边疆，军戎防备之设，力求周全而实用。《肃镇华夷志》“城池”、“烽堠”、“军制”、“堡寨”等节对此有详细记载。

沙漠地带，视野开阔，毫无屏障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牧，策马奔走，抢夺人畜。长城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峙的有效防御措施。

长城在《肃镇华夷志》中被称为“边墙”，这是河西人对长城的俗称。明代肃镇长城修筑非止一次而就，而是从明初到明中叶不断修筑，才成了后来的规模。

洪武五年，冯胜攻取肃州后，先修嘉峪关。弘治中，创修临水河边墙，长30里；嘉靖二十三年，又重新作了修筑，且加长2里；嘉靖十九年，修嘉峪关边墙；隆庆六年，根据都御史廖逢节议题，才最终完成了镇夷到嘉峪关长城一线；到万历元年完成了自新城儿东长城西端到嘉峪关北边墙、新腰止，长约合60多里。万历二年，又完成了两条边墙的修筑。后又接筑嘉峪关迤北水关儿旧边墙一节。由此看，肃镇长城防御体系因地制宜，或高筑墙，或深挖壕，或广树墩台，或建絮袋边，或堑山崖，控扼交通要道和水头，防备骑兵入侵。而且各边墙规格还稍有区别，皆地势使然。从修筑年代看，主要在嘉靖、隆庆和万历年间。

和长城（边墙）相配套的设施有城堡、墩台、边壕等。墩台，有人也称之为烽火台，指建在高处或易于相互瞭望之处、用于瞭望和警戒的建筑。边壕，指边墙和山壕。山壕，为防止游牧民族突入而挑挖的深沟。

墩堠之设是随长城的建立开始的，始于战国时期。“肃镇羌虏接壤，三面受敌，保障之务，惟恃烽堠，以为防御。”^⑮设置墩堠的必要性明矣。而墩堠之设前后拒敌保边功效明显不同：“天仓一墩，去水稍远，潜虏扑捉军戎。自永宁墩立，而虏稍远遁。他如李见嘴，墩名新添

者，泛沙泉乃地名，因藏虏，亦添墩。无非为虏迹民命而设，时言曰鬼门关，因此地遇虏杀人众多，故人号为鬼门关。今有救生台即永宁墩是也，墩军因筑此墩，幸不被虏害，众皆以为救生台而今不怕不回来先年墩军发出，坐天仓墩者，涕泣以死，间有不能回城者，今恃其有永宁墩故，以为必来也。由是观之，烽堠之设，关于地方要矣。”^⑯据统计，《肃镇华夷志》所载肃镇范围的墩台多达到了419座，其中肃州境内267座，镇夷境内152座。明加固先朝的防御措施，依军情所需增修新的墩台，常年维持在381座左右。新增墩台大都集中在嘉靖、万历二朝。嘉靖时所筑墩台为：二十年1个，二十六年2个，二十七年2个，二十八年1个，三十二年1个，三十五个4个。万历时更多：二十四年1个，二十五年14个，二十七年1个，二十九年1个，三十一年1个，三十三年3个，三十四年9个，三十五个1个，三十六年6个，三十七年7个，三十八年5个，三十九年2个，四十一年1个，四十四年7个。嘉靖三十五年添筑的永宁墩，解天仓墩军时被潜入敌寇活捉的险情，变先前的鬼门关为救生台。

按不同地点，墩台分为两种：一种称为“腹里墩台”，一种称为“境外墩台”。从名称可以判断，境外墩台设在防守工事之外，水头、要路之旁，主要用来警戒外来入侵者，有些远离中心城市；而腹里墩台则与境外墩台稍有不同，可能还兼有用烽火调动部队的责任。

关于墩军的人数，《肃镇华夷志》记金塔寺堡“每墩军五名”。而下古城堡则是“境腹墩台三十一座，境外沿边墩二十六座，每座守瞭兵二名，境外墩台五座，每座军夜五名”。其他墩堡也有“守瞭二名”的记载。

出土于西北师大的明代《深沟儿墩碑》碑文可作参考：“墩军五名口：丁□，妻王氏；丁海，妻刘氏；李良，妻陶氏；刘通，妻董氏；马名，妻石氏。火器：钩头炮一个，线枪一杆，火药火线全。器械：军每人弓一张，刀一把，箭三十支，军旗一面，梆铃一副，软梯一架，柴碓五座，烟皂五座，擂石二十碓。家俱：锅五口，缸五只，碗十个，箸十双，鸡犬狼粪全。嘉靖十年十月二十一日立。”由此可知，生活、职事之一般。河西每墩台的墩军数量可能要多一些。至于为何将墩军妻子也记在内，我们下面还将谈到。

但万历年间，边备日坏，墩军数量减少，有些墩台由某一家人守护，上台了哨者，亦有为女子者。如《肃镇华夷志·烽堠》“临水站墩”记载：“先年此墩本堡沿门出人，轮流瞭望，或家无人者，妇人上墩瞭高。”“永清堡墩”亦记载：“堡内居民沿门瞭望，冬则男子瞭高，夏则

妇人应数而已。”《深沟儿墩碑文》中反映的情况在河西肯定也是普遍现象,这可能也是《深沟儿碑文》将墩军妻子也记在内的缘故。

除此外,沿边还有一些防务设施,如紫袋边、边壕等也为肃镇独创。紫袋边,是沙漠地区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,用当地的灌木枝条,红柳树枝,就近取土,层层叠压做成防御屏障。

关隘设在肃镇通向外界的交通要道。所谓“腹里近地,皆有关隘。然仅仅严往来、察非常已而。肃镇远极西垂,藩屏中夏,其为关隘,固华夷之界限、内地安危所倚重焉者也。明于是者,设险立烽,保障之大略睹矣”。^{①7}肃镇周边环居各民族东西往来,南北游走,且不时入境抢掠,对肃镇安全构成威胁。置关设卡,加强交通要道的防卫,是较为有效的防御措施。肃州卫重要关隘 23 处,镇夷所 12 处。关隘所设,或依自然地形,或在平坦无天险可倚处建立墩塘,归属相关城堡管辖。

从以上看,肃镇兵备防御措施不可谓不全,但由于明代中期以降,国力衰败,官吏腐败,边事日紧,虽有长城、烽堠等防御工事,但很少能有效地防备和打击各方的不断侵扰。纵观《肃镇华夷志》所载,在和东渐的吐鲁番的数次冲突中,明政府损兵折将,一直处于被动防守和挨打的境地。《肃镇华夷志·祠祀》记载了历次对抗中阵亡官员名单,自洪武十六年至嘉靖三十九年,大小战争共 14 次,死亡官员参将 1 人,都指挥 1 人,卫指挥 2 人,游击将军 1 人,千户 8 人,百户 16 人。仅正德十一年在与进犯的吐鲁番回族的战斗中,就阵亡 1 个游击将军,1 个千户,5 个百户,战争的惨烈由此可知。嘉靖三年,吐鲁番甚至越过肃州,围攻甘州城。而套部蒙古从河套到青海,走西线时,如入无设防之境。就连东迁部众的小规模骚扰,也不能有效制止。可见,如果政治腐败、军事方针错误,无论工事多完备、坚固,都很难起到保境安民的目的。

[注 释]

清·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,卷 330·西域 2,中华书局 1984 年版,第 8562 页。

清·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,卷 91·志第 67·兵 3,中华书局 1984 年版,第 2235 页。

明·李应魁撰,高启安、邵惠莉校注:《肃镇华夷志》,卷 2·军制,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,第 117 页。(以下所引《肃镇华夷志》同)

明九个边镇为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偏头、固原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。

《肃镇华夷志》,卷 1·沿革,第 55 页。

明·严从简:《殊域周咨录》,卷 12,余思黎点校,中华书局 1993 年版,第 429 页。

清·黄文炜:《重修肃州新志·河西总叙》,甘肃省酒泉博物馆翻印,第 24 页。

《肃镇华夷志》,卷 1·肃州图说,第 10 页。

《肃镇华夷志·肃镇总图说》言“肃州兵备道辖肃州卫、镇夷

守御千户所一十八城堡:肃州卫、嘉峪关新城、两山口、下古城、临水、金塔寺、卯来泉、金佛寺、河清新更、野麻湾、镇夷所、双井、盐池、深沟新堡、沙碗、胭脂、清水、草沟井”。分图叙录多“新城堡”,实为 19 堡。《肃镇华夷志·军制》中缺“临水堡”、“河清堡”,为 17 城堡。

河清堡,初为军堡,“万历三十一年,将驿军甲军七十七名、骡牛四十五头只,改发双井堡。四十四年四月内,尽将官兵掣调野麻湾,本堡作为民堡,居民耕牧”。《肃镇华夷志》,卷 1·河清堡图说,第 27 页。

①①《肃镇华夷志》,卷 2·城池,第 113 页。

①②《肃镇华夷志》,卷 3·堡寨,第 176~177 页。

①③《肃镇华夷志·属夷内附略》,第 275 页。

①④清·梁份:《秦边纪略》,卷 4,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,第 225 页。

①⑤①⑥《肃镇华夷志》,卷 3·烽堠,第 185 页。

①⑦《肃镇华夷志·关隘》,第 180 页。